

读书会

相对于国家历史的正史书写,也还有不同的历史学者参与其间。比如对中国历史的关注,不仅仅是中国学者自己的事,因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,自然会有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书写。如何更客观地看待这种潮流,其所反映的是文化大国在面对不同的历史叙述时的心态是微妙的,正如同历史细节上的闪光点。他视觉下的历史,或许能有助于我们读懂历史上的种种变迁。

他视觉下的历史

林月白

历史到底是该怎样书写?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,要用独立思考的方法看历史。那么何为独立思考呢?在面对一段历史时,不同的学者可能因占有的史料或识见的差异,对历史也会有不同的见解。

杉山正明所写的忽必烈

对忽必烈的态度,其所反映的是我们对元朝的解读相关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运用大量的国外史料细致分析元朝的种种,对忽必烈的评价几乎异于国内的评判。

流通体系中,在蒙古人势力的背景之下缓缓地增强了权力,才成就了后来的帝国。

忽必烈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量的优势加以保持,一方面又部分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,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,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,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型通商、流通,建设一个打破各地关税壁垒、由政府保护贸易安全、各地度量衡标准化的大蒙古国,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欧亚大贸易圈,让草原起家的蒙古成了海陆帝国,也让欧亚大陆首度具备世界史的意义。

帝国的回忆

晚清时期,对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变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没有它的睿智变革,就不可能带来中国的现代化。2007年,《帝国的回忆》亮相,这是《纽约时报》对华报道选编,起迄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。尤为珍贵的是,《纽约时报》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,即时、全面、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,内容涉及内政、外交、国防、文化、社会、革命及华侨等方面,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,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。

近期,英国的《泰晤士报》在1901—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

一系列报道,也以《帝国的回忆》为名集结。是书以《泰晤士报》的视角,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。这不同的国外媒体的报道,与国内的历史叙述有着些许差异,但正是这种视觉上的变化让我们读到历史的幽微之处。

对晚清的历史评价在今天看来,依然是一个富有挑战的课题,其中的历史人物在今天多次被重新评价,把袁世凯、李鸿章等都还原成一个处在历史中的个体,而不是简化或给以神话。如此的评价与历史的定论不同,但我们考察历史上的种种,并非是依赖于宏大叙事,而是将其还原到历史的现场,如此才能更清楚地看晚清的真相。

中国史的书写

十卷本的《讲谈社·中国的历史》在近期的出版,无疑引起了历史学者、爱好者的兴趣,中国历史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,有二十四史,在历史课本中也有详细叙述,但考察历史中的变革,社会、经济的变迁,不是简单的列表或数据就能接近的问题。在谈到历史变革时,我们也时常会用裂变来形容。对中国历史的书写除了朝代更替之外,还牵涉到与世界文明的进程是否同步的问题。而通过历史的纵横比较,或许才能找到中国历史的坐标。

《讲谈社·中国的历史》是日本历史

学家的系列作品,每卷都由该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撰写,包括宫本一夫、平势隆郎、鹤间和幸、金文京等。日本学者有大学者为大众著书的传统,因此这既是一套大众读本,又兼具现有知识边界的学术前沿性。值得注意的是,该书也呈现出一些特别的意义,如第四卷《三国志的世界:后汉三国时代》作者是集中、日、韩三国文化背景于一体的专家,他把三国的历史与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《三国演义》比较着叙述历史的真实,并将三国历史放到整个东亚史中去解读。

对此,学者易中天认为,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,往往能站在全球的视野去看,这是中国学者缺乏的,但是他们也有缺点,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是中国人,没有那种亲近感。不过,相对于国内历史学者的书写常常拘泥于历史定论,无法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博上有所突破。如此也就注定了历史书写的单一性。如果以此来解释“复杂的历史”势必会只反映其中的一面,无法做到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。这或许正如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徐卫东所言:“其实我们也有那种名家领衔,顾问,很多高校老师参与的套书,但写得比较平庸,效果不够好。”

他视觉下的历史,在更宽泛的意义上,是让历史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。当历史去除遮蔽、有了纵横的比较,就比较容易看清一些事件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作用。

品书斋

故乡漂浮的“江湖记忆”

潘启雯

青年知名作家徐则臣的“文学世界”大抵可以劈成两半:他最初是以《伪证制造者》、《啊,北京》、《我们在北京相遇》等“京漂故事”系列被人们所关注的;在“花街”故乡系列中,徐则臣显示了他另一方面的文学才华,在《花街》、《紫米》、《石码头》等小说中,他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运河边的乡村世界。他的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)不仅以再度重返的姿态回到了那个苏北花街小镇,还着力于描述一代青年走出故土之后,“永久”身处于的城市与家乡之间的另一种张力: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、置身于历史之中,既是他以想象编织出的一个艺术世界,又是在虚实相生之中显示出作者对人生与世界的把握。在那里,他的故事节奏恰如其分,语言也绵密有致,切近现实而又充盈个性的表达,文体与内容可谓相得益彰。

《耶路撒冷》的结构独特,形式感强,每个章节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“初平阳”、“舒袖”、“杨杰”等命名,同时又以第六章“景天赐”为中心,前后章节首尾对称,故事也相呼应。每个章节后穿插着总题为“我们这一代”的专栏文章,以小说主人公初平阳的名义,进一步记录和探讨“70后”这代人所面临的问题。小说中的“耶路撒冷”承载了多重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3月 徐则臣著

含义,既是文盲老太读《圣经》时多次提及的圣地,也是主人公初平阳向往留学的地方。初平阳一直以为是“Jerusalem”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,才让他多年来对这个地名念念不忘。自己对耶路撒冷的向往不仅源于汉字的魅力和诱惑,更是隐秘地盘踞于内心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:12岁那年,他亲眼目睹秦奶奶的孙子、童年的伙伴景天赐割腕,因没有及时阻止和呼救,导致伙伴血尽而死……

当时刚刚在北大读完社会学博士的初平阳为筹学费赴耶路撒冷留学,回到故乡花街卖卖旧居“大和堂”。和初平阳一样,易长安、杨杰、秦福小、舒袖、吕冬……这批同龄人或发小也都是在运河边的淮海市花街长大,其中大多数成人后分散在故乡和北京。他们出于不同的来

路与目的,都想买下初家位于运河边旅游开发区的“大和堂”。由此,19年后他们能有机会重新聚到了故乡:没预料到,19年后故乡发生了荒诞的巨变,19年后的人生遭际纷繁各异。但19年后有一点却是相同:发小们都心怀愧疚,多年来一直饱受灵魂煎熬,原来他们都和初平阳一样,曾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景天赐之死。

《耶路撒冷》里,其故事横跨70年,从“二战”时犹太人避难上海写到美国的“9·11”,从中国的“文革”写到北京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:在浩繁复杂的背景下,小说聚焦在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人身上,选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,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历的忠实描述,深入地探寻在疾速的现代化、城市化进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脉络,探寻他们焦虑、疑难与出路,并以呈现中国最近30多年来社会重大转型时期里“一代人跨越式的成长和心灵史”。

故乡是徐则臣的创作母题,这使得他的小说自然地划归到了乡愁的谱系。换言之,对于乡土故乡的江湖叙事手法,徐则臣显然主要是借鉴了鲁迅、沈从文、汪曾祺等诗性叙事方式,但并不是简单重复前辈作家实写“故乡”的方式,徐则臣更倾向于以挽歌的方式虚写故乡晦暗的淮海市花街长大,并借此追忆故乡漂浮而又氤氲潮湿的“江湖记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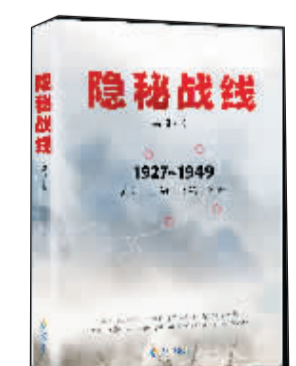
琼州书苑

隐秘战线的不凡传奇

沙可

最近,海南出版社推出人物传记《隐秘战线》一书。该书洋洋五十万字,讲述了“黄浦江潜龙”(赵朴初语)张执一等上海地下工作者“于九地之下起风雷”的革命传奇。

这个隐蔽战线的英雄群体辗转于上海、武汉、香港和台湾等地,在黄浦江头翻江倒海——如何战狱霸、斗顽敌,于漫漫长夜求索光明;如何潜伏日占区,纵横捭阖,巧妙策反一支支伪军倒戈;如何卧底国统区,折冲樽俎,成功说服其空军、海军、太子军(蒋经国部队)起义;如何与妻子联袂,一次次破译国军作战密电,智取其陆路军事部署图、江防军事情报图,致令蒋介石目瞪口呆。作者是从“遗传”中继承了谍战的“密钥”,略陈经过,缕述细节,令本书具史料性、故事性和励志性



海南出版社 2014年5月 墨迹著

于一体。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推荐语所评介的:“用平实的语言,讲述传主不凡的传奇;以信仰的力量,书写老一辈志士仁人恒久的品格魅力。”1983年5月2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刊载消息称:“半个多世纪以来,张执一

同志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,还是在复杂尖锐的地下斗争中,英勇奋斗,对党忠心耿耿,受到党内外的一致称赞,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。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,密切联系群众,平易近人,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,襟怀坦白,肝胆相照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,仍然关心现代化建设,关心祖国统一大业。他的一生,是革命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!”

著名作家麦家在推荐语中写道:“我经常想,对隐秘战线,无名的英雄远比有名的多,我们发现的远没有隐匿的多。这是一个常数的世界,神秘莫测,陌生传奇。模造这个世界,不但需要才华,还需要各种因缘际会,作者就是这样,有一个有运的人,她从‘遗传’中得到了进入这个世界的‘密钥’,让我们有幸见识了一位父亲的传奇和一个后人的诚恳。”

新书架

我们这一代:最初的面孔



肖全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4年5月

本书所述对象,全是当今文艺界的精英和炙手可热的大腕级人物:顾城、王安忆、贾平凹、王朔、谭盾、张艺谋、姜文、陈丹青……作者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,以及他与这群人广泛密切的交往,使得他的摄影和书写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,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实工程。他见证了这一代人的生存,折射出了他们的欢乐与痛苦、坚持与彷徨。生动的描述让大众得以看到“名人”在生活中的真实面貌,当镜头对准“我们这一代”时,每一张不同的面孔上都毫不遮掩地呈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和安详。

卖糖时节忆吹箫



王春瑜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5月

本书是王春瑜先生的杂文集,其文章素以文史功底深厚、用笔犀利而为人称道。作者手捧明朝饭碗,心中盯着杂文。以文史为根基,旁征博引,趣味丛生,对古今掌故如数家珍,对故土风物娓娓道来。既有“野人怀旧”之语,也有风雨人生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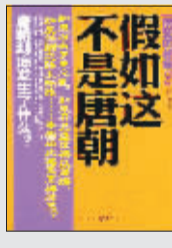
影子银行



陈青松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年5月

“影子银行”是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。本书作者通过长期研究,并深入长三角的上海、浙江、江苏等地,以及珠三角的广东深圳、东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,对影子银行的生产、发展、如何运作和利弊进行了实地调查,采访到了关于影子银行的大量第一手真实案例。

假如这不是唐朝



陈黎著 重庆出版社 2014年5月

“中国古代有这么多朝代这么多的帝国,但只有两个让所有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觉得认同。一个是汉朝,一勾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,千年之后依然令人心地神往。而另一个,就是唐朝。”我们对于唐朝的感情,应该是一种极端喜爱所带来的崇拜,同时还有着“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超前”的惊讶。唐朝人毫无抗拒地吸收着当时世界的先进文化,以之丰富自己的内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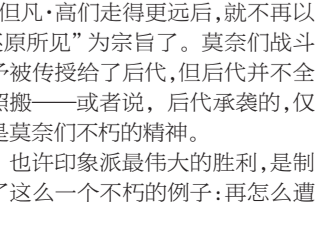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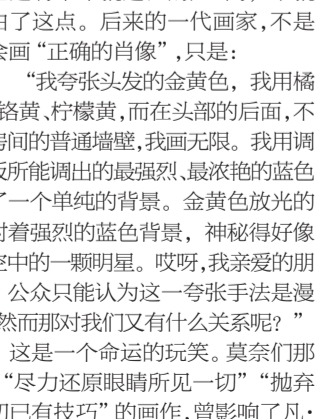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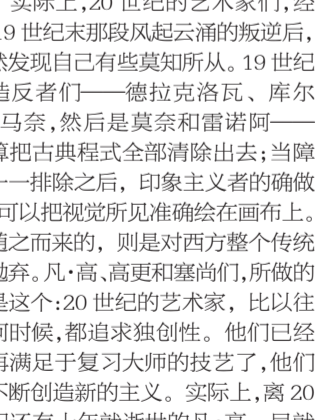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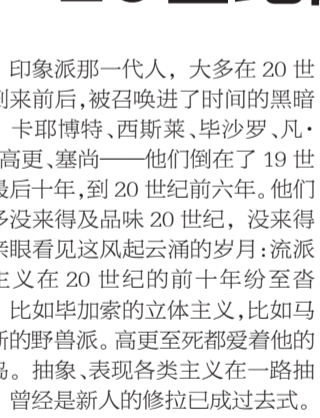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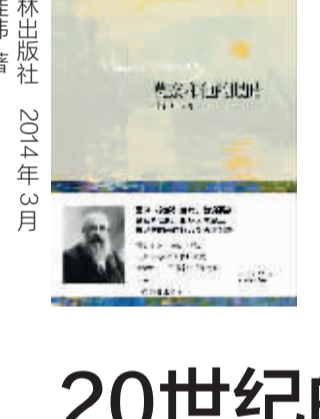
朴质透明《黎山彩锦》

今年初,已届花甲之年的海南黎族作家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邢曙光,积数十年心血创作的纪实性散文集《黎山彩锦》(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)。邢曙光数十年来,笔耕不辍,用文字来记录、诉说家乡的人和事、家乡的风光与美丽,终于在年初完成了这部长达46万字、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纪实性散文集《黎山彩锦》。

《黎山彩锦》分春雨、秋风上下两集。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,是这本书的鲜明特色。刘明哲先生在给《春雨》作的序中写道:在五指山河流哺育下的黎族文化源远流长,这文化又像母亲的乳汁,哺育着一代又一代黎族父老乡亲。在这富有神话色彩的地方,本书作者记下了故乡那份情调、情趣、情韵,透着色调浓郁的乡土味、人情味,让你陶醉其中。书中尽情的讴歌了黎族新时代的新人、新事,把所有作者接触的人与事、情与景,幻化在理想的境界之中……

著名作家郭小东为《春雨》、《秋风》分别作序,在2013年郭小东为《秋风》作的序中,他说:“邢曙光的民族风韵与风致、风土、风格所形成的文化形象,如影随形地附着他的笔致,这种笔致很纯正朴质、简单透明……”、“他以他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基因,在无机的世界里,种出了他的精神谱系。他以散文的方式,诉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目光、聆听着这个世界的声音……”

(王红卫)



新书摘

满肚子文人段子,爱掉书袋的张佳玮,首次将擅长的传记笔墨与熟读的美术史料融为一体,书写印象派创始人莫奈的一生,把画家重新镶回印象派诞生之初的法国,复原塞尚赞叹的“那是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”所看到的“麦埃,鲁昂的教堂,拱桥和睡莲,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、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。”

20世纪的艺术家

印象派那一代人,大多在20世纪到来前,被召唤进了时间的黑暗中。卡耶博特、西斯莱、毕沙罗、凡·高、高更、塞尚——他们倒在了19世纪最后十年,到20世纪前六年。他们大多没来得及品味20世纪,没来得及亲眼看见这风起云涌的岁月:流派和主义在20世纪的前十年纷至沓来。比如毕加索的立体主义,比如马蒂斯的野兽派。高更至死都爱着他的荒岛。抽象、表现各类主义在一路抽芽。曾经是新人的修拉已成过去式。

实际上,20世纪的艺术家们,经过19世纪末那段风起云涌的叛逆后,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莫衷所从。19世纪的造反者们——德拉克洛瓦、库尔贝、马奈,然后是莫奈和雷诺阿——打算把古典程式全部清除出去;当障碍一一排除之后,印象主义者的确做到,可以把视觉所见准确绘在画布上。但随之而来的,则是对西方整个传统的抛弃。凡·高、高更和塞尚们,所做的就是这个:20世纪的艺术,比以往任何时候,都追求独创性。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复习大师的技艺了,他们得不断创造新的主义。实际上,离20世纪还有十年就逝世的凡·高,早就明白了这点。后来的一代画家,不是不会画“正确的肖像”,只是:

“我夸张头发的金黄色,我用橘黄、房间、柠檬黄,而在头部的后面,不画房间的普通墙壁,我画无限。我用调色板所能调出的最强烈、最浓艳的蓝色画了一个单纯的背景。金黄色放光的头衬着强烈的蓝色背景,神秘得好像碧空中的一颗明星。哎呀,我亲爱的朋友,公众只能认为这一夸张手法是漫画,然而那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?”

这是一个命运的玩笑。莫奈们那些“尽力还原眼睛所见一切”“抛弃一切已有技巧”的画作,曾影响了凡·高;但凡·高们走得再远后,就不再以“还原所见”为宗旨了。莫奈们战斗的矛被传授给了后代,但后代并不全盘照搬——或者说,后代承袭的,仅仅是莫奈们不朽的精神。

也许印象派最伟大的胜利,是制造了这么一个不朽的例子:再怎么遭



我们足够幸运,世上有过奥斯卡·克劳德·莫奈那么一双独一无二的眼。这双眼睛无法判定历史的反复无常,判定舆论的朝令夕改,判定他的名字会在多年之后,被评论家、心怀大志的青年画家和收藏家们怎么评论。但这双眼睛如此敏锐地占有了那个时代,所看到的一切:诺曼底的海,卡米耶,阿让特伊,塞纳河,吉维尼,伦敦,威尼斯,荷兰的赞丹镇,他的船,他的麦埃,鲁昂的教堂,花园,拱桥和睡莲,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、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。他看到了,并用他的大笔点石成金,给这一切赋予了灵魂。于是在他死后,19世纪的阳光和灵魂,依然透过那双捕获一切、唤醒一切的眼睛,活在我们所见到的世上。(节选自张佳玮新作《莫奈和他的眼睛》)